

二十四史全譯

三 國 志
第 二 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三國志

第二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三國志目錄

第一冊

卷一 魏志一

武帝曹操 1

卷二 魏志二

文帝曹丕 29

卷三 魏志三

明帝曹叡 39

卷四 魏志四

齊王曹芳 51

高貴鄉公曹髦 58

陳留王曹奂 69

卷五 魏志五

武宣卞皇后 78

文昭甄皇后 79

文德郭皇后 82

明悼毛皇后 84

明元郭皇后 85

卷六 魏志六

董卓 87

李傕 90

郭汜 90

袁紹 92

袁譚 95

袁尚 97

袁術 100

劉表 102

卷七 魏志七

呂布 105

張邈 106

陳登 108

臧洪 110

陳容 116

卷八 魏志八

公孫瓚 117

陶謙 121

張楊 121

公孫度 122

公孫康 122

公孫恭 123

公孫晃 123

公孫淵 123

張燕 125

張繡 125

張魯 126

卷九 魏志九

夏侯惇 129

韓浩 129

史渙 130

夏侯淵 131

曹仁 133

曹純 136

曹洪 137

曹休 138

曹肇 139

曹真 139

曹爽 141

曹羲 141

曹訓 141

何晏 141

鄧颺(等) 141

夏侯尚 144

夏侯玄 145

卷十 魏志十

荀彧	155	劉曄	246
荀惲	162	蔣濟	251
荀彪	162	劉放	257
荀爽	162	孫資	258
荀攸	162	卷十五 魏志十五	
賈詡	166	劉馥	261
卷十一 魏志十一		劉靖	262
袁渙	171	司馬朗	263
張範	173	梁習	266
張承	174	張既	267
涼茂	175	溫恢	271
國淵	176	賈逵	272
田疇	177	卷十六 魏志十六	
王脩	181	任峻	277
邴原	183	蘇則	278
管寧	184	杜畿	280
王烈	184	杜恕	283
張珩	189	鄭渾	294
胡昭	189	倉慈	296
卷十二 魏志十二		卷十七 魏志十七	
崔琰	193	張遼	299
毛玠	196	樂進	303
徐奕	199	于禁	304
何夔	200	張郃	307
邢顗	203	徐晃	310
鮑助	204	朱靈	312
司馬芝	206	卷十八 魏志十八	
司馬岐	209	李典	315
卷十三 魏志十三		李通	316
鍾繇	211	臧霸	318
鍾毓	215	孫觀	318
華歆	216	文聘	320
王朗	219	呂虔	321
王肅	224	許褚	322
卷十四 魏志十四		典韋	324
程昱	231	龐德	326
程曉	235	龐涓	327
郭嘉	236	趙娥	328
董昭	239	閻溫	328

張恭	329	卷二十一 魏志二十一	
張就	329	王粲	359
卷十九 魏志十九		徐幹	360
任城威王曹彰	331	陳琳	360
陳思王曹植	333	阮瑀	361
蕭懷王曹熊	346	應瑒	361
卷二十 魏志二十		劉楨	361
武文世王公	347	應璩	362
武帝諸子	347	應貞	362
豐愍王曹昂	347	阮籍	362
相殤王曹鑠	348	嵇康	362
鄧哀王曹冲	348	桓威	362
彭城王曹據	349	吳質	362
燕王曹宇	349	衛覬	363
沛穆王曹林	350	潘勗	365
中山恭王曹衮	350	王象	365
濟陽懷王曹玘	352	劉廙	365
陳留恭王曹峻	352	劉劭	367
范陽閔王曹矩	352	繆襲	370
趙王曹幹	353	仲長統(等)	370
臨邑殤公子曹上	354	傅嘏	370
楚王曹彪	354	卷二十二 魏志二十二	
剛殤公子曹勤	354	桓階	375
穀城殤公子曹乘	354	陳群	376
鄆戴公子曹整	355	陳泰	381
靈殤公子曹京	355	陳矯	385
樊安公曹均	355	徐宣	387
廣宗殤公子曹棘	355	衛臻	388
東平靈王曹徽	355	盧毓	391
樂陵王曹茂	355	卷二十三 魏志二十三	
文帝諸子	356	和洽	395
贊哀王曹協	356	常林	397
北海悼王曹蕤	357	楊俊	399
東武陽懷王曹鑒	357	杜襲	400
東海定王曹霖	357	趙儼	403
元城哀王曹禮	357	裴潛	407
邯鄲懷王曹邕	357	裴秀	408
清河悼王曹貢	357	卷二十四 魏志二十四	
廣平哀王曹儼	358	韓暨	409

崔林	410	徐邈	467
高柔	412	胡質	469
孫禮	419	胡威	470
王觀	422	王昶	470
卷二十五 魏志二十五		王基	476
辛毗	425	卷二十八 魏志二十八	
楊阜	429	王凌	483
高堂隆	436	令狐愚	484
棧潛	447	毋丘儉	485
卷二十六 魏志二十六		諸葛誕	487
滿寵	451	唐咨	491
田豫	456	鄧艾	491
牽招	459	州泰	500
郭淮	463	鍾會	500
卷二十七 魏志二十七		王弼	509

第二冊

卷二十九 魏志二十九		劉焉	551
華佗	511	劉璋	552
吳普	515	卷三十二 蜀志二	
樊阿	515	先主劉備	555
杜夔	516	卷三十三 蜀志三	
朱建平	517	後主劉禪	571
周宣	519	卷三十四 蜀志四	
管輅	520	先主甘后	579
卷三十 魏志三十		先主穆后	580
烏丸	528	後主敬哀后	580
鮮卑	529	後主張后	580
東夷	532	劉永	581
夫餘	533	劉理	581
高句麗	534	後主太子劉璿	582
東沃沮	538	卷三十五 蜀志五	
挹婁	539	諸葛亮	583
濊	540	諸葛喬	594
馬韓	541	諸葛瞻	594
辰韓	543	董厥	595
弁辰	544	樊建	595
倭	544	卷三十六 蜀志六	
卷三十一 蜀志一		關羽	597

張飛	599	楊洪	651
馬超	601	費詩	653
黃忠	602	卷四十二 蜀志十二	
趙雲	603	杜微	655
卷三十七 蜀志七		周群	656
龐統	605	張裕	656
法正	607	杜瓊	657
卷三十八 蜀志八		許慈	659
許靖	613	孟光	659
麋竺	617	來敏	661
孫乾	617	尹默	661
簡雍	618	李譔	662
伊籍	618	譙周	662
秦宓	619	郤正	668
卷三十九 蜀志九		卷四十三 蜀志十三	
董和	625	黃權	675
劉巴	626	黃崇	676
馬良	626	李恢	677
馬謖	627	呂凱	678
陳震	628	馬忠	679
董允	629	王平	681
黃皓	630	句扶	682
陳祗	630	張嶷	682
呂乂	631	卷四十四 蜀志十四	
卷四十 蜀志十		蔣琬	687
劉封	633	蔣斌	689
彭羕	636	蔣顯	690
廖立	638	劉敏	690
李嚴	640	費禕	690
劉琰	641	姜維	692
魏延	642	卷四十五 蜀志十五	
楊儀	644	鄧芝	699
卷四十一 蜀志十一		張翼	701
霍峻	647	宗預	702
霍弋	647	廖化	702
王連	648	楊戲	703
向朗	648	王嗣	
向寵	649	常播	
張裔	649	衛繼	

卷四十六 吳志一

孫堅 715

孫策 718

卷四十七 吳志二

孫權 723

卷四十八 吳志三

孫亮 745

孫休 748

孫皓 753

卷四十九 吳志四

劉繇 761

劉基 763

太史慈 763

士燮 767

士壹 767

士贇 767

士徽 769

士匡 769

卷五十 吳志五

孫破虜吳夫人 771

吳景 771

吳主孫權謝夫人 772

孫權徐夫人 772

徐真 772

徐琨 772

孫權步夫人 773

孫權王夫人 774

孫權王夫人 774

孫權潘夫人 774

孫亮全夫人 775

孫休朱夫人 775

孫和何姬 776

孫皓滕夫人 776

卷五十一 吳志六

孫靜 779

孫瑜 780

孫皎 780

孫奂 782

孫賁 783

孫鄰 783

孫輔 784

孫翊 784

孫松 784

孫匡 784

孫秀 784

孫韶 785

孫桓 786

卷五十二 吳志七

張昭 787

張奮 790

張承 790

張休 791

顧雍 791

顧邵 793

顧譚 793

顧承 794

諸葛瑾 795

諸葛融 797

步騭 798

步闡 801

卷五十三 吳志八

張紘 805

張玄 806

張尚 806

嚴畯 807

裴玄 807

程秉 808

徵崇 808

闕澤 808

唐固 809

薛綜 809

薛翊 813

薛瑩 813

卷五十四 吳志九

周瑜 817

周胤 820

魯肅 822

魯淑 826

呂蒙	826	陸抗	893
卷五十五 吳志十		卷五十九 吳志十四	
程普	835	孫登	901
黃蓋	836	孫慮	904
韓當	837	孫和	905
蔣欽	838	孫霸	907
周泰	838	孫基	908
陳武	839	孫奮	909
陳脩	840	卷六十 吳志十五	
陳表	840	賀齊	913
董襲	841	全琮	916
甘寧	842	呂岱	918
凌統	845	周魴	921
徐盛	847	鍾離牧	927
潘璋	848	卷六十一 吳志十六	
丁奉	850	潘濬	931
卷五十六 吳志十一		陸凱	932
朱治	853	陸胤	940
朱然	855	卷六十二 吳志十七	
朱績	857	是儀	943
呂範	858	胡綜	945
呂據	860	徐詳	945
朱桓	860	卷六十三 吳志十八	
朱異	863	吳範	951
卷五十七 吳志十二		劉惔	953
虞翻	865	趙達	953
虞汜	867	卷六十四 吳志十九	
虞忠	867	諸葛恪	957
虞聳	867	滕胤	969
虞鬲	868	孫峻	970
陸績	868	孫綝	971
張溫	868	濮陽興	976
駱統	874	卷六十五 吳志二十	
陸瑁	876	王蕃	977
吾粲	879	樓玄	978
朱據	879	賀邵	979
卷五十八 吳志十三		韋曜	983
陸遜	883	華覈	988

三國志卷二十九

魏志二十九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縣人，又名叟。他在徐州一帶游歷求學，通曉幾部儒家經典。沛國相陳珪推舉他爲孝廉，太尉黃琬徵召他做官，他都沒有去。他通曉養生的方法，當時的人認爲他年近百歲而容貌像壯年人。又精通醫方和藥物，他治療疾病，配製湯劑不過幾種藥物，心裏知道藥的份量，不用再稱量，煮熟了就讓病人喝下去，告訴病人服藥的方法和禁忌，華佗離開後病就好了。如果應當艾灸，不過選一兩處穴位，每處不過灸七八下，病痛就消除了。如果應當扎針，也不過選一兩處穴位，進針時對病人說“針感應當延伸到某處，如果到了，就告訴我”。病人說“已經到了”，就立刻拔出針來，病也很快就好了。如果疾病在身體內部結積，針刺和藥力都不能達到，應當剖開切除的話，就給病人喝麻沸散，不一會兒病人就像醉死一般失去知覺，於是剖開腹腔取出結積物。病如果是在腸子裏，就切開腸子洗滌，接着縫合腹部敷上藥膏，四五天後傷口就痊愈了，沒有疼痛，病人自己也沒有感覺，一個月以內，病人就完全恢復了健康。

原甘陵相夫人懷有六個月的身孕，腹內疼痛不安，華佗給她診脉說：“胎兒已經死了。”讓人用手觸摸得知胎兒在腹內的位置，在左邊就是男孩，在右邊就是女孩。摸的人說“在左邊”，於是配製湯藥打胎，果然打下的是個男孩的形體，病人就痊愈了。

縣吏尹世苦於四肢疲乏無力，口中乾燥，不

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并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吟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

願聽到人的聲音，小便不通暢。華佗說：“做熱食吃試一試，吃了要是出汗病就會好；不出汗，過了三天就會死。”尹世於是做熱食吃了而沒有出汗，華佗說：“臟腑的元氣已在體內耗盡，該會哭泣着斷氣死去。”結果像華佗所說的那樣。

府吏兒尋、李延一同來到華佗處治病，他們都是頭痛身熱，病的痛苦完全一樣。華佗說：“兒尋應當瀉下，李延應當發汗。”有人提出疑問說為什麼病情相同而用藥不同，華佗說：“兒尋是外實，李延是內實，所以給他們治療應該不同。”於是給他們不同的藥，第二天早上他們倆的病全都好了。

鹽漬的嚴昕和幾個人一同去看望華佗，剛到，華佗對嚴昕說：“您的身體好嗎？”嚴昕說：“當然和往常一樣。”華佗說：“您有急病顯示在臉色上，不要多喝酒。”嚴昕幾個人坐了一會後回家，走了幾里路，嚴昕突然頭暈掉下車，人們扶他起來，用車載着他送回家，半夜就死了。

以前任督郵的頓子獻生病已經好了，又去華佗那裏診脉，華佗說：“您的身體還很虛弱，沒有完全恢復，不要過於勞累，要是行房事就會死。臨死時，舌頭會伸出幾寸長。”頓子獻的妻子聽說丈夫的病好了，從一百多里外來探望他，二人同宿交媾，過了三天頓子獻病情發作，正像華佗所說的那樣。

督郵徐毅得了病，華佗前去給他看病。徐毅對華佗說：“昨天叫醫曹吏劉租給胃管扎針以後，就咳嗽得很難受，想睡也睡不安寧。”華佗說：“針沒有刺中胃管，誤扎在肝上，飲食會一天天減少，過五天就沒有救了。”結果和華佗說的一樣。

東陽的陳叔山的小兒子兩歲時得病，拉肚子前常先啼哭，一天天瘦弱下去。去問華佗，華佗說：“孩子的母親懷着他時，陽氣在體內養護胎兒，以致乳汁中了虛寒，孩子吃了母親寒性的乳汁，所以使他不能及時治好病。”華佗給他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後病情就解除了。

彭城夫人夜裏上廁所，被蝎子蜇了手，疼得呻吟呼叫無法醫治。華佗叫人把湯藥燒熱，讓夫

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計，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患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剖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

人把手浸泡在湯藥中，她終於可以入睡，祇是身旁的人多次爲她更換湯藥，使湯藥保持溫度，到第二天天亮病就好了。

軍吏梅平得了病，被解職回家，他家住在廣陵，離家還有二百里路，住宿在親戚家中。不一會兒，華佗偶然來到主人的住所，主人讓華佗給梅平看病，華佗對梅平說：“您要是早些遇見我，病情可以不致到達這種地步。現在病已積久難治，趕快回去還可以和家人見面，過五天就會死。”梅平立刻回家，正像華佗預料的那個時間死去。

華佗在路上行走，見到一個人有咽喉梗塞的病，很想吃東西却又咽不下去，家裏人用車拉着他想去求醫診治。華佗聽到他的呻吟聲，停下車前去探視，告訴他說：“我剛纔來的路邊有個賣餅店，裏邊有蒜泥和酸醋，從那裏取三升喝下去，病自然會消除。”病人就照華佗說的那樣做了，立刻吐出一條蛇，他把蛇懸挂在車邊，想去拜訪華佗。華佗還沒有回家，他的小孩子正在門前玩耍，迎面看見了，就自言自語說：“好像遇到我父親，車邊挂着的蛇就可以證明。”病人進了華佗家就座，看見華佗家的北牆上懸挂着這種蛇大約有幾十條。

又有一個郡守生病，華佗認爲這個人大發怒氣病就會好，於是就多收他的錢財却不給他治療，不久又丟下病人走了，還留下一封信罵他。郡守果然大怒，命令人去追捕華佗殺掉他。郡守的兒子知道華佗這樣做的目的，囑咐手下人不要追趕。郡守憤怒到極點，吐出幾升黑血，病就好了。

又有一個士大夫身體不舒服，華佗說：“您的病在身體深處，應該剖腹切除。然而您的壽命也不過再活十年，這個病不會使您喪失生命，忍着病痛再過十年，壽命和病痛都一同結束了，不值得特意剖腹做手術。”士大夫不能忍受病痛，一定要切除它。華佗於是給他做了手術，他患的疾病不久就好了。十年後終究死了。

廣陵太守陳登得了病，胸中煩悶，面色發紅而吃不下飯。華佗爲他診脉說：“府君的胃中有

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

幾升蟲，將要成爲腹內的癰疽，這是吃了生肉造成的。”立即配製二升湯藥，先服下一升，過了一會兒把藥全部喝光。大約一頓飯的時間後，陳登吐出約三升的蟲子，紅色的頭都還在蠕動，半個身子像是生魚肉，他的病痛就痊愈了。華佗說：“這個病三年後還會復發，遇到好醫生就可以治好。”後來果然按華佗所說的日期病情發作，當時華佗不在，陳登就如華佗說的那樣死了。

太祖聽說後徵召華佗，華佗經常在他身邊。太祖受到頭風病的折磨，每次發作，心中煩躁眼睛發花，華佗用針扎他的膈俞穴，手到病除。

李將軍的妻子病得很厲害，召來華佗給她診脉，華佗說：“這是懷孕時傷了胎，胎兒還留在肚子裏。”將軍說：“聽說確實傷了胎，但胎兒已經掉下來了。”華佗說：“根據脉象，胎兒沒有去掉。”將軍認爲不是這樣。華佗離去後，婦人的病情稍稍好轉。一百多天後病又復發，再叫華佗來，華佗說：“根據這種脉象，本來還有胎兒。先前應當生兩個孩子，一個孩子先生出來，血出得太多，後一個孩子沒能及時生下來。母親自己不覺得，旁邊的人也不知道，不再繼續接生，於是就沒能生下來。胎兒已死，母親的血脉不再滋養胎兒，胎兒必定乾枯而附在母親的脊骨上，所以使母親的腰脊經常疼痛。現在應當給她喝湯藥，并用針扎一處穴位，這個死胎一定會打下來。”湯藥和扎針都用過後，婦人疼痛加劇就像要臨產一樣。華佗說：“這死胎乾枯很久了，不能自己出來，應該叫人把它取出來。”果然取出一個已死的男胎，手脚齊全，顏色發黑，身長一尺左右。

華佗的絕妙醫術，大致都是這樣一類的。然而他本來是個讀書人，却以從醫作爲職業，心裏經常感到懊悔，後來太祖親自處理國事，得了很嚴重的病，讓華佗專門爲他診治。華佗說：“這病短時間內很難治好，長期治療，可以延長壽命。”華佗長久遠離家鄉很想回去，於是說：“剛剛收到家信，正想暫時回一趟家。”回到家後，藉口妻子生病，多次請求延長假期不想返回。太祖多次寫信召他回來，又命令郡縣將他發派遣

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强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咳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匆匆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吳普 樊阿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

回。華佗依仗自己的才能而又厭惡幹受人役使的事，還是不肯上路。太祖大怒，派人前往查看。如果華佗的妻子確實有病，就賜給他小豆四十斛，放寬回來的期限；如果他謊言欺騙，就把他拘捕押送回來。於是華佗被移送交付許昌監獄，經審訊他招供認罪。荀彧求情說：“華佗的醫術確實高超，關係到人們的生命，應當寬容赦免他。”太祖說：“不必擔心，天下難道會沒有這種小人物嗎？”於是將華佗拷問至死。華佗臨死時，拿出一卷書給獄吏，說：“這書可以救活人。”獄吏害怕監獄法規不敢接受，華佗也不勉強，要來火把書燒了。華佗死後，太祖的頭風病沒有根除。太祖說：“華佗能够治好這個病。但這小子故意拖着不完全治好我的病，想藉此抬高自己，然而我不殺了這個人，他也終究不會為我除掉這個病根！”到後來太祖的愛子倉舒病危，太祖嘆息說：“我後悔殺了華佗，使這孩子冤枉死去。”

當初，軍吏李成遭受咳嗽的痛苦，白天黑夜都不能睡覺，時常吐出膿血，他拿這些病狀去問華佗。華佗說：“您得的是腸癰病，咳嗽時吐出來的東西，不是從肺裏來的。給您兩錢散劑，服後會吐出二升多膿血，好好調養自己身體，過一個月病就會稍有起色，再好好保養愛惜自己，一年後就會恢復健康。過十八年還會有一次輕微的復發，服下這種散劑，也會再次痊愈。如果得不到這種藥，仍然會死去。”又給了他兩錢散劑。李成得到這藥，收藏了五六年後，親戚中有人得了和李成同樣的病，他對李成說：“您現在身體强壮健康，我却要死了，怎麼忍心沒有急病而收藏這藥，以等待將來病發作呢？先把藥拿出來借給我，我病好了，再為您向華佗要。”李成把藥給了他。又因這個緣故到譙縣去，正好遇到華佗被拘捕，匆忙中不忍心找華佗要藥。十八年後，李成的病終於復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去。

廣陵人吳普、彭城人樊阿都跟隨華佗學醫。吳普依照華佗的醫術治病，很多人被救活。華佗對吳普說：“人的身體需要活動，祇是不應當使身體過於疲勞。活動身體就能使食物中的營養得

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

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咏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

到消化吸收，血脉流動通暢，病就不會發生，這就如同經常轉動的門軸不會朽爛的道理。因此古代的仙人使用導引的健身方法，模仿熊攀樹懸挂和鴟鳥回頭顧盼的動作，伸曲腰肢，活動各個關節，以此求得長壽不老。我有一種運動方法，叫作五禽之戲，一叫虎，二叫鹿，三叫熊，四叫猿，五叫鳥，也用來消除疾病，并且使手脚利索輕便，可以當作導引的健身方法。身體感到不舒服，就起來做一套禽戲，汗水流出浸濕了身體，就在身上抹一層粉，因而身體感到輕便，肚子裏想吃東西。”吳普照着五禽之戲去做，九十多歲了，仍然耳聰目明，牙齒完好堅固。樊阿善於扎針的技術。一般的醫生都說背部和胸藏之間不可以隨便扎針，即使扎針也不能超過四分深，然而樊阿扎針時背部扎進去一二寸，在巨闕穴和胸藏刺進去五六寸，而病往往都治好了。樊阿跟着華佗索求服用後可對人的身體有補益的藥，華佗傳授給他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按這個比例作爲配方標準，長期服用可以驅除人體內的三種寄生蟲，調理五臟，使身體輕便，頭髮不會變白。樊阿聽從他的話，活了一百多歲。漆葉到處都有，青黏生長在豐、沛、彭城和朝歌。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因通曉音樂擔任雅樂郎，中平五年，因病辭去官職。州郡和司徒以禮徵召他，因世間紛亂逃奔荊州。荊州牧劉表命令他和孟曜爲漢朝皇帝主持製作雅樂，雅樂完成後，劉表想在庭院裏觀賞雅樂的演奏，杜夔規勸說：“現在將軍聲稱爲天子製作音樂，然而却要在您自己的庭院裏演奏它，恐怕不可以吧？”劉表接受了他的意見而放棄了演奏。後來劉表的兒子劉琮投降了太祖，太祖任命杜夔爲軍謀祭酒，參與太樂的事務，因此命令他創作雅樂。

杜夔擅長鐘樂的音律，聰明過人，管弦等各種樂器，無所不能，祇有歌舞不是他所擅長的。當時散郎鄧靜、尹齊善於吟唱雅樂，歌師尹胡能够歌唱用於宗廟郊祀的樂曲，舞師馮肅、服養通曉前代的各種舞蹈，杜夔總管樂舞，精心研究，

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驥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

弟子河南 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 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間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遍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

從遠的方面考察各種經典，從近的方面采納陳例舊制，教授講習音樂，製作各種樂器，繼承恢復前代的古樂，都是從杜夔開始的。

黃初年間，杜夔任太樂令、協律都尉。漢朝的鑄鐘工匠柴玉手巧而有心計，在各種形態的器物中，有很多是他製作的，也被當時的顯貴們所賞識。杜夔命令柴玉鑄造銅鐘，但鑄成的銅鐘聲韻清濁大多不符合音律，多次銷毀了重新鑄造。柴玉十分厭煩這樣做，說杜夔對聲韻清濁的要求是任意的，總是抗拒杜夔的命令。杜夔、柴玉互相向太祖告狀，太祖取來鑄好的銅鐘，放在一起輪換着敲打，然後纔知道杜夔精通音律和柴玉的平庸無知，於是懲罰柴玉和他的兒子們，讓他們都去做養馬的人。文帝喜愛厚待柴玉，又曾經命令杜夔和左驥等人在賓客中吹笙彈琴，杜夔露出為難的神色，因此文帝心裏不高興。後來藉其他的事拘押了杜夔，又派左驥等人去杜夔那裏學習，杜夔認為自己所熟悉的是雅樂，擔任主管音樂的官員是有根基的，心中還是感到不滿，於是被罷免官職而死。

杜夔的弟子河南人邵登、張泰、桑馥，分別官做到太樂丞，下邳人陳頌官做到司律中郎將。從左延年等人起他們雖然對音律很精通，但都是擅長鄭樂這樣的俗樂，他們在喜好古樂保存正聲方面都比不上杜夔。

朱建平，沛國人。他擅長相面的方術，在街巷之間看人相貌斷定吉凶，應驗了的不止一個。太祖做魏公時，聽說過他，徵召他為郎。文帝做五官中郎將時，聚會在座的賓客三十多人，文帝向朱建平詢問自己的壽命多長，又讓他給所有的賓客看相。朱建平說：“將軍您應當有八十歲的壽命，到四十歲時會有小小的災難，希望您謹慎地保護自己。”對夏侯威說：“您四十九歲時官位為州牧，可是會有災難，災難如果能够度過，可以活到七十歲，官位做到公輔。”對應璩說：“您六十二歲時官位為侍中，可是會有災難，在這頭一年，會獨自看見一隻白狗，而旁邊的人却看不見。”對曹彪說：“您占有藩國，到五十七歲時會

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鵲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鵲，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文帝 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并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逾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

遭受兵亂的困厄，應該妥善地防備它。”

當初，潁川的荀攸、鍾繇相互間關係親密。荀攸先死，兒子幼小。鍾繇操持荀攸家裏的事情，想要荀攸的妾改嫁。他給別人寫信說：“我和荀公達曾經一同讓朱建平看相，朱建平說：‘荀君雖然年紀輕一些，但是會把後事托付給鍾君。’我當時開玩笑說：‘那就應該嫁出卿的阿鵲了。’怎能料到這位先生竟早去世，玩笑話竟然應驗了！現在要嫁出阿鵲，使她得到好的去處。回想起朱建平的妙算，即使是唐舉、許負也怎麼能超過他呢！”

文帝 黃初七年，文帝四十歲，病得很重，對左右的人說：“朱建平所說的八十歲，指的是晝夜相加的數，我就要和你們永別了。”不久，果然崩逝。夏侯威任兗州刺史，四十九歲。十二月上旬得了病，想起朱建平的話，自己料定必然死去，預先寫下遺囑并做好送葬的準備，都讓人按成規辦理。到了下旬病情好轉，接近於康復。三十日下午太陽西斜時，請主管事務的官員擺設酒宴，說：“我的病痛逐漸康復，明天鷄叫時，我就是五十歲了，朱建平的告誡，真的一定要度過去了。”夏侯威送走客人以後，合眼睡覺時病情發作，到半夜就死了。應璩六十一歲任侍中，在宮中當值，突然看見一隻白狗，問了在場的許多人，都沒有看見。於是應璩多次聚會賓客，并急忙回到家鄉游玩觀賞，飲酒設宴自尋歡樂，過了一年，他六十三歲去世。曹彪被封爲楚王，五十七歲時，因和王淩同謀反叛，被賜死。凡是說到的這些人，沒有不像朱建平所預言的那樣，不能全部詳細記載，所以祇粗略地記述幾件事。祇有給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看相有差錯。王肅六十二歲時，病得很重，醫生們都認爲他治不好了。王肅的夫人問他有什麼遺言，王肅說：“朱建平看相時說我能活過七十歲，官位做到三公，現在都還沒有達到，還擔憂什麼呢？”可是王肅終究死了。

朱建平又善於相馬。文帝將要外出，叫人把馬從外面牽來，朱建平在路上遇見了，告訴那人說：“看這馬的相，今天要死了。”文帝將要騎上